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五十三回 巴家寨胡理怒解險

卻說花、鮑一眾正走進來時，祇見前面來了四個女人，各執槍棍前來。劉素娥大罵道：「好強人，殺我丈夫，那裏走？看捉你！」花振芳正待迎敵，巴龍早已跳過去敵住劉素娥，巴虎鬥住朱龍之妻，巴彪戰住朱虎之妻，巴豹對住朱彪之妻。兄弟四人，妯娌四人，一場大戰。花振芳道：「我等三人不可都在此一處，何不竟去搜他的老穴？」於是，花、鮑、徐三人奔入莊來。他家大門已是開著的，三人各執兵器進內，見一個殺一個，見兩個殺一雙，不多一時，殺得乾乾淨淨。將他家箱櫃打開，揀值錢之物打起六七個包袱，提出莊門，放了兩把火，將房屋盡皆燒毀。巴氏弟兄四人將朱家妯娌殺了，也奔到莊上來，會了花、鮑、徐三人，一家一個包裹，扛回車前，命車夫開車，直奔苦水舖而來。不表眾人上車，且說朱龍、朱虎兄弟二人，躲在莊外，又見莊上火起愈大，還祇當是先前餘草又燒著。心中十分焦躁，而不敢前來搭救，怕眾人前來找尋。又聞得車聲響亮，知道他們起身去了，方出來一看，但見沿途：

東西路上滾人頭，南北道前血流水。

折槍斷棍盡如麻，破瓦亂磚鋪滿地。

房屋盡皆燒毀，妻子家人半個無存。又思想道：「房屋燒去，金銀必不能燒。」他二人等至天明，拿了撓勾挖開一看，一點俱無。二人哭了一場，逃奔深山削髮為僧去了。

且說花振芳等人，一直不停走至次日早飯之時，早到苦水舖自己店中，將東西放下。眾人入店，把駱宏勛主僕安放好了，花老自在那一間房中調養。住了五七日，駱宏勛主僕皆可以行動了。鮑自安道：「主僕已漸痊了，我們大家商議，把他的事情分解分解。如今苦苦的住在此處，亦非長法。」便向花老兒道：「駱大爺說，前在胡家凹起身之時，胡家兄弟原說等大家到時，叫人通個信與他，他兄弟二人亦來相幫。你可速差一個人先到胡家回去，請他兄弟來就是了。」即便差人去了。至次日早飯時候，見二人一同至此，與眾相見。眾人看見胡理六尺餘長，瘦弱身軀，竟有如此武藝，所謂人不可貌相也。二人又看見駱宏勛主僕兩個瘦弱面貌，焦黃異常，問其所以。方知在歷城遭誣，四杰村遇仇，甚是慘嘆。

花振芳即忙備下酒飯，款待眾人。飲酒之間，鮑自安先開口說道：「解禍分憂，扶難持危，乃朋友之道也。我等既與駱宏勛為至交，又與巴九弟為莫逆，但巴、駱二人之仇已成，我等當想一法，代他們解危。」眾人聽說，一齊說道：「先生年高見廣，念書知禮，我等無不隨從。」鮑自安道：「古人有言：有智不在年高，無志空生百歲。又云：一人不如二人智。還是大家酌量。」眾人又道：「請老先生想一計策，我們大家商議。」鮑自安道：「據在下的愚見，叫駱宏勛備一祭禮，明日我等先至巴九弟寨中。他雖有喪子之痛，大家竭力言之，說駱大爺實係不知，乃無意而誤傷其命，今日情願靈前叩奠服禮。殺人不過頭點地，巴九弟或者賞一個臉面。祇是還有一件，」向巴尤兄弟四人道：「四位賢弟，莫怪我說，聞九弟婦甚是怪氣，九弟每每唯命是聽。我等雖係相好，到底有男女之別，如何諄諄言之，要煩諸位善言大娘們去勸他纔好。我意中實無其人，是以思想躊躇未決；且徐松朋家內與九奶奶素不相識，且非至戚，出口不好盡言。這須得與九奶奶情投意合之人方妙。」胡理是直性子人，答道：「容易，家嫂與巴九嫂結拜過姐妹，舍姪女乃是他的子女，叫他母女前來解勸，何如？」胡理是一個精細之人，何嘗不知他妻與他相好？但他是今日殺子之仇，恐怕說不下來，豈不被眾人所笑！故未說出，不料他兄弟已經滿口應允，他怎好推托？乃說道：「世弟之事，怎敢不允！恐怕說不下來，反惹諸公見笑。」那鮑自安說道：「見允是人情，不允是本份，我們盡了朋友之道就罷了！明日，徐大嫂子就陪胡大嫂子一同去走走。」眾人道：「甚好，甚好！」商議已定。花振芳辦下酒禮，定期後日赴巴家寨講和。胡理用飯之後告別回家，後日來巴家寨聚齊。

及至後日早起，鮑自安道：「豬羊祭禮在後，我等並男女先行，說妥時，再叫駱大爺進莊；若不妥，就不進莊了。他主僕身子軟弱，恐受驚唬。」又喚濮天鵬之弟扮作一家人，護著駱大爺行走。分派停當，鮑自安站起身來，同消安師徒人等仍坐三輛驢車，徐大娘、鮑金花一路，皆奔巴家寨而來。駱、濮四人，後邊坐了一輛騾車並祭禮，慢慢而行。修素娘仍在店內等候。約是中飯後時，到了巴家寨外，祇見後邊三騎馬飛奔而來，來至莊上，正是胡理妻女三人。大家相見，一齊下馬，下車轎。鮑自安道：「凡事輕則敗，莫要十分大意，倘我等到莊門首，著人通信與巴九弟；九弟知我等眾人因此事而來，推個‘不在家’。這纔叫做有興而來，敗興而歸。」遂向巴龍道：「你們可先進去通說通說，允與不允在他，莫叫俺們在此守門。」巴氏兄弟道：「也罷。等我們先進去好預備。」四人便即走進去。哥哥到弟弟家，不用通報，直入中堂，祇見桌上供著巴結的靈柩。叔姪之情，不由得大哭一陣。巴九夫妻也來陪哭，道：「我兒，你伯父等在此，你可知否？」哭了一刻之後，巴龍勸道：「賢弟與弟婦，也不必過痛。人死不能復生，哭也無益。如今江南鮑自安、胡家四胡氏弟兄男女等人俱在莊外，快去迎接！」巴信夫妻聽說，乃道：「此等眾人前來必是解圍的，我不見他。大哥出去，就說我前日已出門去了。」巴龍四人齊道：「鮑自安是結交之人，我們愚弟兄往日到他家，一住十日半月，並不怠慢；今千里而來，拒之不見，覺乎沒情。又有胡家兄弟，乃係相好鄰里，且有胡大娘前至，若不見，遂不知禮了！」巴信夫妻聞得胡理這個冤家既來，怎不出去？遂同四個哥哥出來將眾人請進；又有胡家姐姐並乾女兒全來了，不得不出去。遂同了四個哥哥出來，將眾人請進，男前女後，各敘寒溫。

巴信一見花振芳，怒目而視，花振芳此刻祇當不看見。巴信問道：「鮑兄與胡兄，今日怎得俱約齊到敝舍，有何見諭？」鮑自安遂將「駱宏勛黃花舖被誣，余謙喊冤，軍門差提愚兄，今已移居山東，知令郎被駱宏勛誤傷，特約胡家賢弟等一同前來造府相恕；今令駱宏勛辦了祭禮，在令郎靈前磕頭。殺人不過頭點地而已，他既知罪，伏望賢弟看在眾人面，饒恕了則個。叫駱宏勛他日後父母事之賢弟吧」的話說了。那個巴信道：「諸公光降，本當遵命；殺子之仇，非他事可比，弟意欲捉住他，在兒子靈前點以祭之，方出我夫妻二人心中之恨也。今日既蒙諸公到舍下與他分解，祇捉住他殺祭吾兒罷了。」胡理說道：「燈祭殺祭，同是一死，有何輕重？還望開一大恩。」巴信又道：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；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則一理也！今日之事，若在列位身上，也不能白白的罷了。此事不必再提，我們還是說些閑話。方纔听得鮑兄近移山東，不知尊府在何處？明日好來恭喜！」花振芳答道：「還未擇地，目下尚在苦水舖店內哩。」巴信早要尋他不是，因他不開口，無從撩撥，祇是怒目而視；今聞他答言，大罵道：「老匹夫！我兒生送在你手，今日你約眾人前來解說，我不理你也是你萬幸；尚敢前來接言麼？拚了這個性命吧！」遂站起身來，竟奔花振芳。胡理忙起身攔住。看官，你道這胡理不過止勸，卻撞了一個歪斜。因巴信力大，把胡理撞了一個歪斜，幾乎跌倒。鮑自安等人連忙阻住，方纔解開。花振芳乃山東有名之人，從來未受人欺負，見巴信前來相鬥，就有些動怒；若一與他較量，今日之事必不能成之。又忍了，坐在一邊，不言不語。但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